

“窥视诸神的诞生”对偶像崇拜的形成的一个哲学诠释

戴永富^[1]

(新加坡神学院副教授)

摘要:根据本文诠释,偶像崇拜是出于人的自欺性自我防卫机制,而这机制是在人面对自身脆弱和外在现实的威胁时被启动的。人在此通过使其自我价值绝对化而冲淡客观因素所带来的威胁。但要达到这目的,人需要借用世上的某种寄托(如:财富)来构造出一个他自己能倚靠的自我形象(如:我是富人)。但这种自我形象还受到无常现实的威胁,所以人选择以加深自己对其寄托的依赖而压制那寄托的不稳定性,因而进一步加强其自我形象。如此,被神化的既是人的自我,也是人用于神化自己的寄托,而所谓偶像大体上是由虚假的自我形象及其支撑组成的。照此,偶像的生产逻辑是人以加强其迷恋这主观条件来压制客观条件的威胁。那么,偶像耐人寻思地集这些自相矛盾的特性于一身:受制于人却控制人、为人所造却塑造人。这种现象与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和异化相似,即偶像变成一个几乎独立于人而损耗人性的异己。之所以如此,根因是人硬逼偶像承担它无法履行的任务,而这最后给人带来了他们自己无法承受的代价。

关键词:偶像崇拜;自我防卫机制;自我形象;现实;异化

作者:戴永富,新加坡神学院副教授, Singapore Bible College(新加坡神学院), 9-15 Adam Road, Singapore 289886. Phone:(+65)-655-91555;email:yongfu.meiling@gmail.com

一、导论

偶像崇拜这概念是圣经对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偶像批判,并赋予偶像崇拜以更具哲理性的内涵。从此,偶像所指的不仅是虚构而受拜的神明,更是世上一切为了服务人的需要而被人神化的事物。因此,人总是离不开宗教生活:古人若崇拜巴力和宙斯,今人则敬拜功名利禄。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是通过以基督教致善主义(perfectionism)^[2]为视角的哲学诠释而开掘偶像崇拜的更深层内涵。基督教致善主义把幸福定义为人性自我的完善,^[3]而人通过与神联合方能实现之。照此,基督教偶像崇拜观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都视假神崇拜为一种去人性化机制。^[4]

[1] 美国普度大学哲学博士(宗教分析哲学),美国加尔文大学文学士(哲学);Ph. D.,Purdue University,USA;B. A. (Hons), Calvin College, USA.

[2] 奥古斯丁、阿奎那,和加尔文在不同程度上都提倡基督教致善主义。Thomas HURKA,Perfectionism,(NY:Oxford Univ. Press,1996)是西方致善主义哲学传统的一个好介绍。

[3] 人性和自我虽是不同概念,但基督教哲学传统强调,正确的自我认识是完善人性的必要条件。

[4] 费尔巴哈,马克思,及弗洛伊德等怀疑大师认为,人为了逃避苦难和脆弱而屈服于自己的思想产物,因此无法认清自己及自身的痛苦而不能充分实现人性。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用了基督教的偶像批判工具来批判宗教(参阅 Merold WESTPHAL 1998: *Suspicion and Faith*, Grand Rapids; Eerdmans).

本文是以偶像的形成过程为论述框架。人心若好比制造偶像的工厂,^[5]那么,自我防卫是其运作机制的性质,而自我欺骗为其生产工具。进言之,偶像崇拜是出于人在面对威胁自己的客观现实时所采取的一个自我防卫策略,而这策略是关于人如何通过极度强化其主观因素或渴望而压制客观因素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忧惧。由于渴望不能无对象,故所谓极度强化渴望等于是把现实里最能令人感到安全的事物绝对化,而这行动本是一种畸形的敬拜。被绝对化的事物是人的自我本身和人用以推崇自我的寄托,因最能令人安心面对现实的就是被理想化的自我,但自我形象之所以起保护作用,因它是依赖其它被绝对化的寄托。换言之,现实的威胁令人神化其自我形象,但该形象的脆弱使人逐渐神化人用以神化自我的寄托。比如,人以‘我是富人’这自我形象为其在优胜劣败的社会里的避风港,但由于现实的反复不定,人不断夸大这形象所依赖的财富的价值。总之,偶像崇拜实质上事关人如何构造并维持其虚假的自我形象,但这过程包含着至少两个偶像即自我及其寄托的核心作用。人靠神化其形象及寄托这过程可好比偶像工厂的制造流程。偶像制造的最后阶段便是失控的产品:偶像变成榨取人性之“人工智能”。人的自我防卫工程最终适得其反:“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丢掉生命”。

二、偶像崇拜的滥觞:自我防卫

根据阿奎那所代表的基督教致善主义,受造物之所以存在,因神通过其能力和恩典与他们同在。但神与受造物的联合性质与程度因受造物的种类而异,故神与人的联合强于神与动物的同在,而神与动物的同在强于神与植物的同在。^[6]诸如天使和人等有理性受造物所需要的不仅是神的能力的同在,更是神与他们在心灵上的亲密联合。此外,神创造万物,旨在使神以外的存在能与神同在而反射出神的荣耀。因此,对受造物,尤其对于人,日臻完善意味着他们与创造者的联合越来越强而他们变得愈来愈像造物主。总之,受造物只能在自己与造物主的关系中生存,而这关系的性质,尤其对于人,是联合而效法的关系。

那么,根据圣经,人的始祖堕落后,人便开始与神隔绝、而这带来了一个对人不太友善的现实,因为堕落是人远离神这位生命的源泉(反联合)而损坏了神在自己身上的样式(反效法)的作为。面对脆弱、死亡,和痛苦的威胁,人所感受的是残酷现实与自己的求生或自我实现的渴望的矛盾。这矛盾引起了焦虑,^[7]但在缺乏对神的信靠的情况下,焦虑使人急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采用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防卫措施。自我中心主义令人的所作所为都受限於圣经所谴责的“肉体”或“单单是人”(merely human)^[8]的维度里。囿于此维度者在防卫自身生存时不将神算进去,而忽略神之人则轻易视自己为实践意义之神。是故,自我中心主义会导致自我崇拜。

属肉体之人在面对现实与渴望的关键冲突时所选择的并非倚靠神,乃是启动以自我为中心的防卫机制,而自我防卫的运作大体上离不开自我肯定和自我膨胀。^[9]详言之,为了能够在残酷的现实中幸存,人致力于肯定自身的价值,但人发现其自我肯定未能提供可靠的保护,因人的本性实质上是脆弱而有限的。故人在无法战胜现实的情况下将其自身价值绝对化了。由是可知,属肉体的自我防卫本是一种产生虚假的自我形象的机制。^[10]由于该形象的形成和维持蕴含着人对其心目中的自我的尽

[5] CALVIN, *Institutes*, I. xi. 8.

[6] 参阅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1, Q. 43, A. 3.

[7] 这是来自 R.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 1. (NY: Scribner, 1964) 里的观点。

[8] John BARCLAY, *Obeying the Truth* (London: T & T Clark, 1988), 206-7.

[9] 这是 David Bakan 的用语,引于 Walter Wink, *Engaging the Power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92), 57.

[10] Peter LEITHART, *Delivered from the Elements of the World* (Downers Grove: IVP, 2016), 91; 参阅 E. BECKER, *The Denial of Death* (NY: Free Press, 1997) .

心投入，这膨胀的自我形象与自我崇拜无异。从这角度看，偶像崇拜事关自我崇拜，而受崇拜的自我本来是虚假的自我形象。

三、“制造工具”：自欺

由于防卫机制已成为了人心理的默认配置，人心可好比一种制造偶像的工厂。若自我防卫机制是偶像工厂的生产方式的性质，那么自欺是该工厂的制造工具。偶像崇拜的自欺出于人在面对威胁中的不信。不信和忧惧相随，而它们使不愿依靠神之人急于防卫自己。但拒绝信靠神只能被迫发明神的替代品，因为人明白，自己无法充分保护自己。人其实隐约晓得他的这种作为是出于自欺，但人压抑自己的察觉，因为人的不信所引起的忧惧叫人不惜理性的代价地寻求自慰。因此，偶像崇拜出于自欺但也导致更严重的自欺。^[11]本部分要讨论的是这种自欺的种类及过程。

偶像制造过程所依赖的第一种自欺是人为了逃避自身的有限性神化了世上不能受敬拜的东西。这是犹太人称偶像崇拜为反常的敬拜(*avodah zarah*)的原因。^[12]敬拜真神才是理性，因为真神是完全超越人却又充满慈爱的完美存在。但超越人而毫无慈爱的存在只能令人惧怕而不能引起真诚的敬拜，故面临可怕的现实之人神化了那些能帮助他增强自爱，即粉饰其形象的事物。换言之，为了对付人生中的可怕且有主宰作用的事物(现实、命运，等等)，人制造了一个能给自己撑腰的新主宰。比如：当一个人发现世上许多残酷的现象挑战了他的“自我中心说”后，他就利用财富来支撑他的自我崇拜，但人也知晓，财富其实是不稳定的现实的一部分。所以，随着人的不安与自我崇拜倾向之间的张力之日益加深，人以各种措施(如：吝啬、贪污)把财富这支撑绝对化了，而借此把自我膨胀推到更高的程度上(“我比他人棒，因我更富有”)。总之，偶像崇拜不仅事关自我崇拜，也事关‘寄托崇拜’，因人不得不崇拜一切可用于神化其自我形象的身外之物。照此，自我中心主义和偶像崇拜是相互解释的：人独立于神之日是人服从偶像之时。^[13]

偶像制造过程所依赖的第二种自欺是双重人生。在偶像崇拜中，人的上层信仰与言行都受制于底层的自我防卫欲望及与之相关的忧惧，但人选择只在上层上生活而不愿直视底层上的东西。双重生活也构成着基督教对律法主义式宗教的批判：律法主义者所崇拜的是自己及自己所依赖的清规戒律，神只是充当肯定他们以圣洁生活为资本的自我膨胀的橡皮图章罢了。^[14]律法主义者在上层上的虔诚遮掩着底层上的忧惧及骄傲。^[15]这种双重人生之所以是自欺而不仅是欺人的手段，因人不断压制自己不太光彩的真心态，使得底层上的事物最后很少露出人的意识水面了。

偶像制造过程所依赖的第三种自欺是自相抵牾的倚靠。圣经说，假神“必须要人抬着走，因为它们不能走路”(耶 10:5)。这意味着人一方面叫假神支撑自己的自我，另一方面，为了使偶像起到神明

[11] 人用于造偶像的自欺也包含着价值观的错判，即人将相对的绝对化、视有限为无限、叫有条件之善做无条件之好。

[12] HALBERTAL & MARGALIT 1998: *Idolatry*, trans. by N. Goldblum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4.

[13] 偶像崇拜也是一种赔偿性策略，因人要靠偶像来弥补自身的恐惧与不足。为了压抑自己的忧惧或淡化残酷现实的威胁，人给自己制造麻醉性寄托。马克思说宗教是鸦片，但每个人的心其实是生产属灵鸦片的工厂。马氏觉得宗教使无产者逃避现实而对资本家的剥削逆来顺受，但实际的问题比他所想的更深刻。不管人的阶级是什么，人总受现实的支配，而这支配比经济上的剥削更难避免。所以，无论人有没有信教，人总要借着把世上事物偶像化而躲避或压制自己的恐惧。故问题也更难根治。

[14] 以宗教行为当偶像是路德因信称义和十字架神学的重要神学背景，关于如何在中国的文化处境内理解路德的因信称义及路德的精神，参阅 LAI Pan-chiu,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16 (June 2019), 21-33 和游斌 YOU Bin 与黄保罗 Paulos HUANG, “基督教中国化视角下的路德新诠释 Jidujiao zhongguohua shijiao xia de Lude xin quanshi”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Martin Luther in the Light of Christian Sinc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vol. 16 (Helsinki, June 2019), 1-17.

[15] Dan VIA, *Self-Deception and Wholeness in Paul and Matthew*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0), 29-32.

的作用,人要通过夸大偶像的重要性或加强自己对偶像的迷恋来不断支撑其偶像。人本知道其寄托是靠不住的,故为了确保自身安全感,人宁可把包装寄托的牛皮吹大,也不愿从他的偶像泡沫里走出去。由于被神化的很多事物都是低于人,人信靠偶像是等于依靠那本质上只能依靠人的事物。比如:一个爱名如命者知道,名誉是需要自己出力方能稳固。名誉一方面高举脆弱的自我,另一方面要依赖人的各样举措(如:炫富、自夸)才能稳坐神明的宝座。简言之,人自欺地借着加强主观的反应来弥补客观状态的不足,即透过加深自己对自身寄托的迷恋而压制那寄托的不稳定性。照此,偶像及其敬拜者相互倚靠,而由于自我防卫机制离不开自我肯定和膨胀,那么,人所肯定的是人借以肯定自己的寄托,所高举的也是人赖以贬低他人的偶像。

路德说:“惟有信心和依靠给我们带来神与偶像。当你的信心和依靠正确,你的神也是真正[之神]……当你的信心和依靠不对,那么你就没有真正之神”。^[16]人一般想:所信之神若被证明为假,自己的敬拜也不对。路德在此用相反的逻辑:自己的敬拜行动若不对,所信之神也是假的。偶像崇拜事关反常的敬拜方式,而不仅有关反常的敬拜对象。^[17]是以,信徒的敬拜若反常,其神学观再正确也不会给他带来真神。敬拜变得反常,当它沦为人的自我防卫的工具;在这种被歪曲的敬拜中,人知道自己需要寄托但又拼力把守这寄托,因为人要确保偶像带给自己的益处。

人自相抵牾的倚靠也出于其它原因,即人的英雄主义。英雄主义令人陷入矛盾:人一方面寻求一个能支撑他脆弱的自我的偶像,另一方面又不甘示弱而想支撑他的支撑。着力于自我防卫之人想独立自主而拒绝信靠神,但这种人自相矛盾地需要偶像来支撑自己,之后自相抵牾地想借着支撑他的寄托而露出锋芒,以后又想再倚靠他的寄托而重新开始了这无休的循环。由此可见,拜偶像者身陷反常的宗教生活:既不能做真正的自救,又无法做名副其实的倚靠。由于偶像崇拜是由两种互相抵消的倾向(既要寄托,又想自立)组成,依赖它的人生则如一座纸牌屋那样不稳定。

四、“制造流程”:自我、现实,与世上寄托之神化

我们现在要理解偶像的其制造流程。这流程是由三重神化过程(即神化自我、现实,和世上的寄托)组成的。照此说,人所崇拜的偶像大体有三种:自己、令自己畏服的可怕存在(如:命运、自然),及那些可用于神化自己的寄托。

堕落后,每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在遇到重大挑战时,人自动聚焦于自己的需要或看自己为最大的关心对象,从而就难免神化自己。但在不依靠超越自己之神时,人只能以被膨胀的自我当避难所。这意味着自我崇拜本有两种相连的含义:一是指其运作性内涵(operational meaning),即人视自己为至高的管理者和决定者;二是其实质内容(substantial content),即人所神化的并非脆弱的自己,而是经过粉饰的自我形象。总之,现实对人的威胁启动了堕落后之人所固有的自我崇拜倾向,而这倾向既可见于人的自我防卫,也体现于这防卫的结果,即人被神化的自我形象。

讲究科学的当代人好像已不信命运也不拜神明了,但实际的情况并非这么简单。自古迄今,人人都面对“主宰问题”(the lordship problem)^[18],即如何对付操控人的力量这问题。只要人觉得自己的人生被更大的力量辖制,人不难发现,成为人是等于做一个处于诸多力量的主宰下的活物。主宰问题实质上是一种宗教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神的束缚。”^[19]宗教基本上是关

[16] LUTHER, *Luther's Large Catechism*, trans. by S. Janzow (St. Louis: Concordia), "The Ten Commandments", (1988).

[17] 参阅 HALBERTAL & MARGALIT, *Idolatry*, 3-4.

[18] 这是 David POWLISONS, "Idols of the Heart and 'Vanity Fair'", in *The Journal of Biblical Counseling* 13, no. 2 (Winter 1995): 35-50 里的专用词,但我改变了其内涵。

[19] *Ibid.*, "Idols of the Heart and 'Vanity Fair'", 39.

于人如何认同或对付生命中对人最有主宰作用的事物，因而所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信仰生活。^[20]能扮演主宰角色的事物因人而异，但主宰这概念是指一切能引起人最根本的忧惧的支配力量。宗教和哲学里面的所谓神明、命运、自然等概念很多时候也是指这种意义的主宰。对主宰性事物的意识程度也因人而异，但每人在其心坎上都有这种难以根除的忧惧，即自己最深的渴望会被自己无法控制的事物挫败。只要人看不到日光之上有爱人之神或虽已知之却不予重视，人会不自觉地把日光之下的命运、自然等威胁人的事物拜作神。人未必向这些主宰烧香，但它们对人的威慑使人聚焦于自己而不愿靠神这事实足以表明它们的神明般角色。

面对可怕的主宰，人一般会采用这些策略：一是奉其主宰若神明而使之变成自己的后盾。若古人神化了自然的可怕力量而用献祭、祈祷等仪式驯服它们，今人则通过信奉社会的价值观和遵守其诸如随大流、麻木等游戏规则来保证自身平安。二是借着崇奉一个主宰来脱离另一个主宰的威胁。若古人以善待自己的神祇来对付威胁自己的神明，今人则用金钱、权利等偶像与威胁自己的穷困、软弱抗衡。面对金刚怒目式大上帝，人需要得到菩萨低眉般小上帝的保护。小上帝带来的满足感能在主观上抵消现实这大上帝的客观威胁。

乍看之下，以上两种策略有所不同，但它们其实都是人为了确保自我崇拜而与更强的现实讲价的表现。这是说那两种策略皆是人用以消除、减轻，或推延更强的现实的危害之手段。如此，第一种策略能涵盖第二种策略，即人顺服主宰他的事物的表现之一是崇拜其它更小的主宰。譬如：一个牧师看似很有理想又不辞辛苦为教会做工，但其本来动机为积累成绩，因他觉得，现实会用荣誉和安全感奖赏成功人士。这牧师仿佛用小上帝（成绩）来对付大上帝（残酷竞争），但他敬拜小上帝的作为是他服从大上帝所定的生存逻辑的表现。再者，人崇奉这两种神，因为他要确保自己的自我崇拜。换言之，人之所以惧怕现实而找偶像的支撑，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命看得比什么还重要。

人力图崇拜自己时必然要崇拜其它假神，因偶像崇拜是出于内在渴望和外在现实的张力。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一人最深的渴望与世上最终极的事物相应，而这种相应性将带来和谐且理性的人生。为了享受有意义的人生，人期望自己所关心的是世上最有价值的事物，故主观的关心程度与客观的关心对象的价值要成正比。但人发现自己所珍爱的事物并非世上最重大的，而诸如命运、自然，或上帝自己等最终极的现实对人不友善或漠不关心。当人最深的渴望找不到相应的对象，人尽量寻求一个能满足自己渴望的准终极（quasi ultimate）事物。我用准终极这词是为了说明，人本来知道自己的渴望对象并非世上最终极之事（大上帝），但人觉得，至少在更小的范围内或于自身的人生中，自己的渴望对象还可以扮演着终极事物（小上帝）的角色。然而，人追求的任何事物的准终极性或重要性本是出自人的主观评价而已。

要言之，偶像崇拜本为多层。人对功名利禄（小上帝）的推崇是外层上的崇拜，而更深一层的是人对可怕现实或大上帝的崇拜，因为这崇拜催生了人敬拜小上帝的动机，但最深层的是人的自我崇拜，因它提供了人敬拜其它所有偶像的最基本动机。^[21]自我这偶像引进了支撑性偶像这小上帝，而之所以如此，因为人已屈服于可怕的现实这大上帝。如上述，自我崇拜包含着人对其用以遮蔽自身脆弱的自我形象的崇拜。为了在残酷的现实肯定自己，人视小上帝为他重塑自我形象的核心材料。如此，所谓自我形象是以自我加小上帝为其内容的（如：以“我很理性”为其形象之人将以理性这偶像粉饰其自我）。

[20] Walter WINKL, *Naming the Power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4), 76.

[21] 由此可见，偶像崇拜自然导致多神论式的人生取向。人的自我神化叫人在拒绝与独一真神联合时只能受众多假神的控制而不能自拔。

五、“最终产品”：以反常的“联合而效法”为特征的人生

这部分要讨论的是偶像工厂的产品,即围绕着虚假的自我形象的偶像崇拜生活。

正如敬拜真神的人生是以人与真神的“联合而效法”为表现,拜偶像的人生的内涵是人与假神的联合及人对假神的效法。从基督教的角度,与神紧密联合而全面效法神事关人性的完善。说人是社会性动物是等于说人像三一神一样是关系性存在。若最理想的关系是灵魂之间的关系,那么灵魂之间的关系的最好表现是灵魂与灵魂的联合或相爱,而对于人,灵魂之间的联合的最高表现是神与人的联合,但这联合也包含着人与人的联合。由于神是爱,故与神联合等于被爱本身充满,而唯有如此人方能爱人如己。人都有自己与他者联合的倾向及需要,而这也是人效法神而成全人性的倾向及需要。与神联合意味着人在爱中不断完善本性,但这联合离不开信靠顺服(即以神之心为心)。

当人拒绝透过信靠顺服与神联合,人与他者联合的倾向会很反常地转向自己,令人迷恋而倚靠自己。不怪乎路德把罪人称为向内弯曲之人(*homo incurvatus in se*)。向内弯曲只能歪曲本性,因惟有把爱充分释放出去才能成全人性,而自恋的生存是靠着阻碍那本质上只能向外扩展而与他者联合之爱的成长。但人无法摒弃其自然倾向及需要,人因此靠着自恋或自我防卫寻求与他者联合。人在脆弱中需求倚靠与接纳,却又受自我崇拜渴望的驱策,所以人只能实现畸形的联合。畸形联合的表现至少有二:一是人把世上事物上帝化而使之满足自己对神的需求,而这‘听话’的神也能促进人的自我崇拜大业。二是人用偶像美化自身形象,使人能一石二鸟地用那形象争取他人的接纳而满足自己与他人联合这需要,又利用人的接纳来进一步推进自己的自我膨胀。这样一来,人的自我依靠和自恋与人对偶像的依靠和迷恋分不开。人和支撑自己的假神因此就“同甘共苦”了:偶像的盛衰荣辱也是人的盛衰荣辱。这是缘何人为自己的信仰、民族等事物容易有狂热的维护与传扬。

根据圣经,敬拜总带来效法,故敬拜偶像则使人越像假神。^[22]如上述,偶像也是人用以重塑自我形象的材料。但用偶像造面子是等于以夸张人生的一个方面来遮蔽其它很多方面的不足,而这是等于虚有其表的自欺。故拜偶像者的人生会像偶像一样变得更虚空。“他们所铸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空……随从虚无的偶像,自己也成了虚妄”(赛 41:29;耶 2:5)。这几处经文的“虚空”和“虚幻”的希伯来词(*tohu*)一开始出现于创 1:2(“地是空虚混沌[*tohu wa bohu*];深渊上一片黑暗”)。空虚可以说是一种缺乏或没有神的同在的状态,所以它能描述创造前的无秩序和创造后的濒临灭亡等状态。据此理解,偶像崇拜是虚妄的,因为它使人逐渐回到创造前的“空虚混沌和深渊之中”而灭亡。偶像崇拜叫有尊严的活人服从幻想,而这是如同人把自己视为虚构的存在似的。由此足见人脆弱程度之深及其防卫欲望之烈。以下若干段落会探讨偶像使人奔向空虚混沌的方式。

拜偶像虚化人生,因为偶像崇拜导致自我否定。何以然?其一,偶像使人否定自己最需要之爱。爱的性质很特殊,因为没有自足之爱。爱者无法说自己已不需要爱被爱者了,而被爱者也不能说自己已不需要接受爱者之爱了。爱无止境,故唯有永恒之神方能维持并满足这永无止息的动态。偶像崇拜是基于自爱,而自恋者寻求自足,其最不敢做的是真正之爱所必有的自我倒空,所以他最根本的需要之一,即爱他者与得到他者之爱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其次,偶像令人贬低自己,因为拜偶像者为了抬高身价而屈从低于自己的事物。康德认为,不可仅以人之市价待人,因人人皆有无价之尊严。^[23]市价是对人的有条件评价,如:以才华或美貌取人。人的市价基于人相对于他以外之事的用处,故仅以市价待自己是等于将自身的尊严与低于自己的事物的市价混淆起来。

再者,偶像之所以阻碍人性的完善,其主因是偶像和人在位置上的交换:原是工具的偶像变成人

[22] 参阅 G. BEALE, *We Become What We Worship* (Downers Grove: IVP, 2008).

[23] KANT, *Groundwork*, translated by H. Paton (NY: Harper, 1964), 4:434-435.

的存在目的,而本是目的之人却沦为偶像的工具。康德认为,有尊严的理性存在才有资格当目的,^[24]因无价的是要被有市价的服务,非反之。但这说法似乎有问题,因为有些偶像并非低于人,如:自己与他人,故拜自己和他人作为偶像似乎没有把低于人的东西绝对化。其实不然。先说自我崇拜:如上述,崇拜自我者是崇拜其自我形象(如:“我是有权有势的人”),而这形象及其所依赖的寄托(如:权势)这两个偶像已几乎融为一体;人觉得推崇其寄托等于高举自己而贬低寄托无异于轻蔑自己,但这等于视自己与低于自己的寄托为一体而贬低人性了。再说他人崇拜:当人把他人推到神坛上,人对他的爱会沦为溺爱或过度依赖。不健康的爱本有双重目的:一是硬逼他人给自己做可靠的安慰或寄托,二是人遇到不稳定因素时为了增强安全感而强化对他人的依赖感。故敬拜他人并非真正爱人而视人为超级工具:人所珍爱的是他人的使用价值,哪怕这价值有多高。

拜偶像使人虚空,因为被神化的事物会失控而变成支配人的暴君。世上的一切好事都是神的恩典,但人的神化机制如辐射污染一般使好事突变了:原是成全本性的恩典被神化后则变为损害人性的属灵癌瘤。更有甚者,这些突变体还变成人的统治者。巴特说,“人的反叛释放了更多的反叛:这反叛是人的能力高举自己、背叛了人、成为无主人且抵挡人的能力”。^[25]偶像崇拜是人想自立为神的表现,故其自然后果是人所发明的偶像也背叛而主宰了人。总之,偶像无非是神的恩典突变为奴役人并日渐损害人性的暴君的表现。因此,若人所惧怕的现实可被理解为一切实害人的事物的总和,那么人用于对付现实的偶像就是现实更高明地加害于人的手段。

以上解释与马克思的拜物教(Fetischismus)理论相似。^[26]对马氏,拜物教是指“人创造的东西……逃避了人的控制,获取了独立的表面而开始奴役[创造它的人]”。^[27]马氏认为,金钱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作用凸显了拜物教的问题。钱是人所发明的交换手段,但以利润为导向的社会把钱当作自足而衡量一切的最高价值。钱因此变成了支配人的偶像,也令劳动者把自己的价值交给了他生产的产品,因产品已变为金钱的载体了。如此,产品便越加兴旺,而劳动者的人性却被自己制造的产品掠夺了。^[28]但资产者也受害,因其自我认同、人际关系,与意识形态都遭到金钱崇拜的操控。“[这曾]用魔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魔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9]

与拜物教密切相关的是异化(Entfremdung),^[30]即一种不自然而损害人性的分裂状态。已登上神坛的金钱利用了诸若劳动、天赋、人际关系等本是发挥人性的事物来摧残人性。这些事物沦为金钱苦役人、把金钱转化成产品的工具。再说,崇拜金钱是等于受到身为金钱的载体的产品的操控。产品本要令人自豪,因人通过它能看到自身潜力的具体表现,但由于人被迫将自己产品化而把产品偶像化,产品和其它完善人性的事物竟然都成为了人所厌恶也想逃避的异己。这样,异化是由两种分裂构成的:人与完善人性的事物的分裂,及其所导致的人与自己的分裂。由此可见,拜物教与异化其实是解释一个现象的两种视角而已:前者从偶像的加害方式这角度看,而后者从人的受害状态之角度看。

[24] 参阅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lated by W. Pluhar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7), 5:431, 435, 444. 说人是目的是说人性的完善是人生的目的。

[25]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 4, Lecture Fragments (The Christian Life), translated by G. Bromiley (London: T&T Clark, 2004), 215.

[26] 参阅马克思 Karl MARX,《资本论第一册》Zibenlun Diyice [The Capital, vol. 1], 郭大力、王亚楠 Guo Dali, Wang Yanan 译(上海 Shanghai: 三联书店 Sanlian Shudian, 2009)第一章, (4)。

[27] David LEOPOLD, “Alineatio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8 edition, accessed on December 12, 2018).

[28] HALBERTAL & MARGALIT, *Idolatry*, 243-44.

[29] 马克思与恩格斯 K. MARX & F. ENGELS:《共产党宣言》Gongchandang Xuanyan [Communist Manifesto], 任卫东 Ren Weidong 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

[30] 参阅马克思 MARX,《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 Nian Jingjixue Zhexue Shougao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刘丕坤 LIU Pikun 译(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1979)。

拜物教和异化适于解释诸如财富、权力、美貌等偶像,但未必能解释虚假的自我形象这更根本的偶像。问题是,自我形象看似事关人的自我本身,而其它偶像则源于自我之外,所以,正如拜物教与异化是出于人以外的金钱及产品,偶像崇拜的奴役是来自低于人且外乎人的事物。但无论是自我形象或其所倚靠的偶像均是“身外之物”,故它们都能给人带来异化般的悲剧。何故?如上述,自我形象及其寄托是合而为一的,即后者是前者的有机成分。更甚者,在构造虚假的自我形象时,人其实在把自己的焦点与目标转移到“人以外之事”了。这里的人以外之事是指人真实的自我之外的东西或是指人的自我完善之外的目标。哲学家称直接完善自我或人性的目标为内在目标,而叫一切与内在目标无直接关系的目标做外在目标。许多问题和痛苦是出于人为了追求外在目标而牺牲内在目标或把内在目标外在化这错误。完善自我这内在目标的过程若可被称为自我实现,那么,以远离真正的自我的‘形象工程’则可被称为自我证明。之所以如此称谓,因在无常现实中存在之人几乎本能地要向自己和他者证明自身的价值,而此乃偶像崇拜的主要功能之一。

进言之,自我证明是人用自己的本性为外在目标服务的过程,即人把精力和潜能花在虚假的自我形象的建造上。自我实现和自我证明容易被混淆,因为人常觉得他所推崇的自我形象等于他自己。然而,有些把聪明、天赋等人的先天能力当偶像的形象看起来还是成全本性和自我的,这是如何解释?偶像崇拜的微妙则可见于此:当人把自己所固有的好事,包括出于自己本性之事,用于自我推崇这目标上,人便开始矮化并远离本性了。按照基督教致善主义,人的自我和本性及其所有优点的目标大致有三:一是使人认识超越人的真理与美善及身为它们的载体之神,二是让人通过事奉与神及他人联合,三是借着这一切认识到自己的尊严或无价,因为其存在是基于神的爱。偶像崇拜拦阻人达到这些目标,结果是人对自我的认识被歪曲了。进言之,在缺乏对美善和爱等绝对价值的体悟上,人会觉得一切,包括其自身价值,都是相对的,因而在残酷且充满竞争的现实中要证明自己。

那么,拜偶像者的自我证明由两个阶段组成:一是人在心中构造出一个能证明其价值的自我形象;二是在现实中证明其自我形象的价值。自我证明的这两个阶段也是异化的两个步骤:自我形象在人心中的形成已是人远离真正的自我和本性的表现。在自我证明的第二阶段中,人努力将其自我形象付诸现实,而这过程所得的表面成就给人自我崇拜提供凭据。例如:一个以‘我善于赚钱’为形象之人视高收入和大企业等成就为他自我崇拜的合法性凭据。成就之所以为凭据,因人觉得它能证明其心目中的自我形象为真。这让人想起巴别塔故事:高耸入云的巴别塔是人用以确立自己的伟大形象的凭据。创 11:4 说,人要借此塔“为自己立名”,而“名”在此是有纪念碑的含义。^[31]同样的,自我形象这偶像的功能是要在现实上成为人肯定自己的丰碑。对拜偶像者,获取成就是等于把先前仅在内心存在的自我形象在现实中实现出来。但努力实现自我形象之人并不是在完善自己,乃在建造身外之“丰碑”。偶像崇拜本是一种形象工程,因为对人来说,人生的无常或命途的多舛好像是现实或神对自己的存在及价值的拒绝。因此,人要靠自身成就取得自己、他人,和他所服从的东西(道德、神明,等等)的肯定。那么,由于自我形象本质上事关人在自己和他者面前的演出,它给人的既非无价之尊严亦非无条件之爱,乃是依赖他者的态度之市价,亦即取决于表演的精彩程度这条件之接受。

形象未必代表本质,自我形象这种精神构造也不例外。致力于实现自我形象之人将其形象误判为真实的自我,也把自己挣得的市价,哪怕它有多高,误解为他最需要的爱。但市价总是不稳定而有条件的,因为偶像世界是靠属灵的市场经济经营人的。为了维持自我形象所需要的自欺,人只能费力把本是无常的市价恒常化,将本是幻想的形象实质化。这是等于证明欺骗为真的尝试,或从圣经的巴力先知这故事(王上 18:20-40)这角度看,是一种激活偶像的努力。在把虚假的自我形象改成固定的现实时,当代人像巴力先知一样竭尽全力地要唤醒一个本无气息的偶像。但古往今来,偶像如吸血鬼

[31] Nahum SARNA, *Genesis*, (Philadelphia: The JPS, 2001), 83.

般吮尽人的精力,因为人的需要无限、人的能力有限,而欺骗永远无法变成现实。总之,说偶像能成为独立于人的暴君是说维持自我形象的高昂代价会榨取人的一切。

我们可以从其它视角探讨这问题。偶像起源于人在面对现实与渴望的冲突时维持自己的渴望而逃避现实这选择。但人不能自绝于现实而生存,所以人力图从现实中划出并粉饰一小块可利用的现实,使之更契合自身的渴望。这一小块伪现实由两种偶像(即所谓自我形象及其依赖的寄托)组成。但要维护这些偶像,人既要确保伪现实与现实的共存,也要不断扩展其伪现实。所谓共存在此是指人的偶像崇拜小天地不遭更大的现实的侵害这状态,而所谓扩展是指人从更大的现实里再划出再矫饰更多块的现实,即人借着挣得更多的认同或更大的成就而扩大其自我形象的实现范围。后来,人的形象在多人面前显得更美好,但人真正的自我却精疲力竭。自我形象已变成与人的自我相对立的鬼魂般的“另我”(alter ego)了。总之,偶像是一种构造人为现实的工程,但人承担不起这工程的费用,因现实的复杂性及其力量远超越人的预测和控制力。

六、结束语

根据圣经,由于人人皆有原罪,所以人的脆弱只能启动人的自我防卫机制,而唯有在耶稣这位无原罪之人身上,脆弱与不信的密切关系终于被切断了,而借此彰显出人的正确形象。人想否定脆弱而肯定自己,基督却接受痛苦而成全他人。按照基督教神学,惟其如此,脱离偶像崇拜是以信心接受基督的灵而在世上体现出耶稣的生活方式。这是“联合而效法”的表现,因人如此则以基督的样式为其自我形象。圣灵所激起的信靠顺服机制逐步取代信徒的自我防卫机制,使基督的心态和思维在信徒的心灵上成形。相爱所需要的就是这种不防卫自己的信靠顺服,而唯有如此,人的所有潜力方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与归宿。总之,所有崇拜都使人与其敬拜对象联合而效法之,即让敬拜者要么像神一样越加真实,要么如偶像一般益发虚空。

由此可知,偶像崇拜使人逃避现实,但逃避现实的反义词不是讲现实,乃是超越现实。渴望与现实的张力是神叫人以信心超越残酷的现实而与充满慈爱之神相遇的邀请。这说明张力所引起的忧惧本身是一种考验:人可视之为自我防卫的起点或顺服神的开端。那么,信靠神让人敢于超越现实而证明残酷现实的终极性为假,因最终极的现实是神自己。

English Title:

“Looking Into the Birth of Gods”: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 of Idolatry

Leonard Sidharta

Associate Professor, Singapore Bible College, 9-15 Adam Road Singapore 289886, Phone: (+ 65)-655-91555; Email: yongfu.meiling@gmail.com

Abstract: this paper philosophically interprets idolatry as a product of a self-deceptive self-defense mechanism, which operates when a person perceives threats from reality. Here, one tries to diminish the perceived threat by maximizing the value of one's own self. To achieve this goal, one uses a sustaining prop (e. g. , wealth) to construct the edifice of one's self-image (e. g. , “I am wealthy”). However, since one's self-image is constantly threatened by the capriciousness of reality, one chooses to counter the caused instability by deepening one's attachments to one's image and its sustaining prop. It is clear then that idolatry largely consists of the worship of two interrelated idols: a fictive self-image and its support, and the self-deceptive logic of idolatry consists of repressing objective threats by reinforcing one's subjective attachments. Also, every idol intriguingly has certain contradictory attributes: it is controlled by humans and yet controls its masters, it is constructed by people but also changes its worshippers. This is reminiscent of Marx's notions of fetishism and alienation, which explains how idols ironically become quasi-independent entities that exhaust human potential and bring forth self-estrangement. This irony happens because in forcing idols to play a role that they cannot perform, humans inflict upon themselves the “maintenance cost” of idolatry that they cannot bear.

Key Words: idolatry; self-defense mechanism; self-image; reality; alienation.